# 塔元庄灯火

（报告文学）

□李吉伟

邢淑辉（左）在塔元庄电力服务站为客户讲解新装增容业务。（资料片）
孙香梅 摄

走进初春的正定塔元庄，整洁的街道向远方舒展，楼房错落而立，一派安宁祥和的气象，让人恍惚间忘记了这是一处乡村。一辆辆电动汽车整齐停放在充电桩旁，成为村庄里一道新鲜的景致。村民们聚在一起议论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惊喜与疑惑。“咱村安了四台能挣钱的充电桩。”“啥？你净哄俺们，充电哪有不花钱的？哪儿有不花钱还能挣钱的事儿？”带着这份好奇，我走进塔元庄，探寻灯火背后的故事。

## 一

“在这儿歇着啊。”

“你这是干吗去？”

“去变电室。”

“有时间去我家里看看，厨房的灯咋不亮了。”

“好嘞，等我巡检完就过去给你看看。”

邢淑辉骑着三轮车，穿行在村庄的街巷里，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最熟悉的路。沿途遇见村民，他总会停下脚步，笑着应答。电话铃声不时响起，每一次，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大家的用电难题。自2003年来到塔元庄担任电工，他早已成为村民心中最可靠的人。每天前往电力物联智能配电室巡检，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，也是他对这片土地最朴素的守护。

时光回到1984年7月，老村主任赵桂林的记忆里，满是岁月的艰辛。那时的塔元庄近千口人，守着滹沱河边的沙土地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年的收成全凭天意。粮食产量常年徘徊在400斤左右，包产到户之后，抽水浇地全靠柴油机，成本高、效率低。施了肥的庄稼一旦赶不上浇水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枯萎。全村只有一台30千伏安的变压器，电力不足，成为困住村庄发展的一道难题。身为村干部，他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却又束手无策。

## 二

时光来到1995年，赵贵川在自家院里办起了馒头作坊，锅炉、和面机一应俱全，本想靠着勤劳过上好日子，却偏偏被电力绊住了脚步。一天清晨，他正要将揉好的面上笼，合上刀闸，鼓风机却纹丝不动。他急忙检查线路，保险丝完好，可机器依旧沉默。汗水顺着额头不断滑落，打湿了衣襟。一二百斤发好的面，一旦耽搁就会全部坏掉。

他一路小跑找到邢淑辉。那天正是村里电网改造的第一天，看着焦急万分的赵贵川，邢淑辉当即决定，先为作坊拉设临时线路，保住这锅馒头。

“嗡”的一声，鼓风机重新运转，蒸汽在小院里缓缓升腾。一笼笼雪白的馒头相继出锅，香气飘满街巷。赵贵川和工人们喜出望外，推着车沿街叫卖，吆喝声在安静的村庄里回荡。村民们端着麦子前来兑换馒头，一张张笑脸，温暖而质朴。

赵贵川常常感慨，不开作坊时，家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。开了作坊，鼓风机、和面机、锅炉，样样离不开电。他从没想过，有一天家里电器齐全，用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。

## 三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赵桂林在外打拼十年，2000年与尹计平一同回到村里，他们挑起带领乡亲致富的担子。村里先后办过空心板厂、棉织厂、塑料编织厂，却都因为规模有限、动力不足，难以长久发展。村两委带领村民代表四处考察学习，最终认准一条路：只有壮大集体经济，才能让村民真正过上好日子。

塔元庄的发展，经历了两次深刻的变迁。第一次是拆旧盖新，在集体经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，村干部挨家挨户沟通，靠着耐心与诚意，一点点推进规划。村庄整齐了，变压器从一台增加到四台，可村民的生活依旧清贫。

2008年，“平改楼”工程正式实施，一套平房可以置换两套楼房。村民们陆续搬进明亮宽敞的新居，告别了平房夏热冬冷的日子，生活面貌焕然一新。

八十岁的李文书老人，一次因为烧水导致家中跳闸，急得在屋里团团转。电话打给邢淑辉，不多时，他就骑着电三轮赶了过来。检查完毕，他细心叮嘱老人更换配件。老人说等孩子买回来再麻烦他，邢淑辉满口答应，随时都能来。一句朴实的承诺，藏着最真诚的心意。

## 四

在邢淑辉的眼里，村庄的变化，最直观的就是电表。从老式机械表、预付费表、插卡表，再到如今的智能电表，四代电表的更迭，见证了塔元庄的步步前行。

孙香梅也记得，2016年在营业厅工作时，每天交电费的村民排成长队，老人拿着现金反复清点，工作人员从早忙到晚。如今，指尖轻点手机就能完成缴费，便捷的生活，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变化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台30千伏安的变压器，到如今总容量达到2.13万千伏安。从每月几块钱的电费，到如今几百元的日常支出。数字的变化，映照着生活品质的跨越。衣食无忧，安居乐业，成为塔元庄最真实的写照。

从第一辆电动汽车进村，到如今保有量突破300辆。塔元庄用上了与正定南城门同源的不间断智能供电，全年停电时间不超过五分钟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村里安装的双向流动充电桩，让电动车变成移动储能电站，高峰送电、低谷充电，实现了真正的车网双赢。塔元庄，也因此成为石家庄首个应用这项技术的村庄。

## 五

滹沱河畔，沃野千里。

塔元庄村西的智慧农场，每到冬春季节，观光采摘、打卡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，成为当地生态农业最亮眼的名片。

2020年，学种子科学与工程的周世杰来到智慧农场。谈起自己管理的这片园区，他眼中满是光彩。农场里培育着700多种植物，温室温度调控、智能补光、自动化灌溉全部实现程序化控制，而这一切高效运转，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。

稳定电力，为农场产业化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。自建成以来，智慧农场先后完成三次升级改造，每一次升级，电力保障都从未缺位。温室内的传感器24小时监测环境数据，根据气象变化自动调节遮荫、供暖与补光，传统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耕作方式，在这里彻底转变为指尖操控的智能作业，科技农业的魅力尽显。

村两委委员胡文法见证了村庄的巨变。塔元庄村距县城仅1.5公里，坚持“依托城市、服务城市”的发展思路，村里一半收入来自大棚种植与生态农业。

2020年1月，塔元庄村与同福集团合作成立农业科技公司，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园，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。同福集团总经理侯会斌表示，企业选择投资，正是因为村里2019年已完成电网改造，优质的电力保障让发展全无后顾之忧。

如今的示范园业态丰富，亲子游乐、瓜果采摘、培训研学、展览展销一应俱全。2025年，村里新增7台新能源充电桩，美食街加快建设，航天体验馆也在规划之中，配套设施持续完善。

交通便利、项目多元、服务升级，让塔元庄旅游吸引力持续攀升。2025年，全村年接待游客163万人次，旅游综合收入达2170万元，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。

夜幕降临，路灯次第亮起，温暖的光芒铺满街巷。红红的窗花里，是一家人围坐看电视的安宁身影。霓虹灯在夜空静静闪烁，村两委旁的村民服务站上，“人民电业为人民”几个大字格外醒目。

一片灯火，温暖一座村。

春风拂过滹沱河畔，电力之光照亮生活，更照亮了塔元庄人奔向幸福的前行之路！

# 一部地方史的宏大叙事

## ——《衡水通史》三卷本评述

□任云仙

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，地方史研究始终是构建整体历史认知的基石。近期由邵育欣、吕志茹、刘玉梅等学者共同完成的《衡水通史》三卷本（古代卷、晚清卷、民国卷）正式面世。该书系统梳理了现衡水地域自远古至1949年的历史演进，不仅填补了该区域系统性通史研究的空白，更以其宏大的叙事框架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鲜明的地缘特色为地方史书写树立了典范。

《衡水通史》分期明确。古代卷从远古至清前期，跨越数千年；晚清卷聚焦1840—1911年；民国卷涵盖1912—1949年。全书采用“纵通”与“横通”相结合的叙述方式。纵向以时间为轴，清晰勾勒了政区沿革、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变迁轨迹；横向则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透视。

通史突破了“重政治轻社会”的局限，对政治之外的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生活等给予了高度关注。

这部通史采用了多学科研究方法：考古学方法在重构早期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；历史地理学视角贯穿于政区沿革、水患治理分析中；社会经济史方法用于解读土地产权与商业网络。通史注重对多源史料的运用，广泛采撷传世文献、考古成果、档案方志等，突破了对正史的单一依赖。

在叙事技巧方面注重平衡性，在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，点面结合，增强了可读性。

通史揭示了地方发展与国家进程的深层互动。该书始终注重将衡水地方历史与国家大势相连，体现了地方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轨迹及角色。

通史展现了地域文化的连续性与独特性。从早期依水而生的生存智慧，到汉代儒学积淀，再到桐城学派传播与近代新式教育兴起，衡水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依然保持了自身特色。

通史可作为理解华北社会变迁的典型样本。衡水地处华北平原腹地，古代卷的土地制度与水利社会研究揭示了华北农业文明特质；晚清卷对义和团起源的分析，展现了华北乡村社会在近代冲击下的反应；民国卷对根据地发展建设的论述，反映了革命政权在华北乡村的实践。

通史可为当代地域发展提供历史智慧。通史对商业传统的研究，为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历史资源；对教育变迁的考察，有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；关于基层治理、灾害应对、产业发展、文化传承的经验，更是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。

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区域通史，更是中华文明在地方层面的生动展开；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，更是理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（作者系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）

心路

# 心里有个地方叫“固兰”

□吕玉明

回望固兰：出走半生，归来心更软。

我是固兰人，籍贯井陉县固兰村，1969年出生在村里的石头房子里。1990年背着行囊走出大山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。

人常说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——可每次回到固兰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不是少年，心却比少年时更软、更想家。

回家的次数不算少。老母亲在，根脉就在。可每次回去，我都不愿急着走。车停在村委广场，关上车门那一刹那，山风扑面，安静得只听见自己的心跳——那一刻我便知道，我回来了。

回家的日子，我总喜欢多待几天。帮母亲收拾院子，翻地种菜。在城里住久了，拿起锄头的手生疏得很，可锄柄握在掌心，那种踏实感，是敲键盘给不了的。

更多时候，我独自在村里转悠。从村东的凤鸣阁、大石桥、老槐树，走到村西的菜地沟口；从吕家那“一门三院二楼”的翠花瓦房楼，走到松树垴圪梁。看山还是那座山，石还是那些石，可每一次看都觉得没看够。我掏出手机拍小视频——石碾、石磨、石槽，房顶的飞檐走兽，墙角卧着的老黄狗。发到抖音上，外地的朋友问：“你怎么总拍同一个村子？”我笑笑。他们不懂，这山这石这宁静，我们固兰人懂。

最怕的，是离开的那一刻。

每次回城，母亲总是提前忙活。自己包的饺子，晒干的萝卜片，新磨的玉米面，后山的核桃……她说城里啥都有，可转眼又把一袋红薯塞进后备箱。

我发动车，她送到村口，站在老槐树下挥手。车子启动，后视镜里看见大石桥变小变远，母亲佝偻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我的眼睛模糊了。车子拐过弯，再也看不见她，我才任由眼泪淌下来。这样的场景，三十多年重复了几百遍。

今年清明回固兰，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：和李忠勇叔认真聊了聊《固兰村志》的编写。忠勇叔是我们固兰走出去的文人，退休后一头扎进这件事——走访老人，查阅族谱，核实古院落年代，整理古碑文。那天下午，阳光照进他家窑屋，床上桌上铺满了手稿和照片。他给我讲吕氏迁来的始末，讲明清时固兰的商贸过往，讲那座方圆百里独有的翠花瓦房楼。我一边听一边感慨：这些事，我从小零零碎碎听过，但从没有人这么系统地整理过。

回到省城，我写了篇文章《留住乡愁 文脉永存——记〈固兰村志〉主编李忠勇》，发表在媒体上。没想到，这篇文章在固兰人的微信群里炸开了。

留言一条接一条。一位在天津的吕姓网友说：“你的文章我看了三遍，哭了三遍。我爹就是忠勇叔记的那支吕氏的后人，现在他不在了，幸亏有村志把这些故事留下来。”一位在石家庄教书的女老师留言：“我也是固兰的女儿，每次回村看到那些石头院子，就觉得心安。”还有在北京打工的后生说：“我想家了，今年‘五一’定回去。”好几位上了年纪、迁居外地的老人托子女发来语音，声音苍老，带着浓浓的固兰口音：“玉明啊，谢谢你写固兰。我们老了，回不去了，但看了你的文章，就像回家走了一趟。”

那几天我反复翻看这些留言，心里有一个问题越来越清晰：固兰人为什么会想家？

过去我总觉得想家是一种本能，说不清道不明。可如今我忽然明白了。

固兰人想的是根。是族谱上代代相传的名字，是祖坟前那炷燃了又燃的香火，是忠勇叔伏在案头一笔一画写下“吕氏”时的神情。无论走到天南海北，别人问“你是哪里人”，我们脱口而出“固兰”——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的来处，我们的根。

想的是石头。是冬暖夏凉的石窑、磨得光滑的石阶、村口的大石桥、碾过几百年粮食的石碾。我们在石头房子里出生，在石头巷子里长大，骨子里也刻着石头的印记。

想的是母亲。是村口老槐树下那个越来越佝偻的身影，是后备箱里塞不下的酸菜和红薯，是那句“走吧，路上慢点”之后长久的沉默。母亲在，故乡就在。

想的是一种宁静。那种繁华褪去后的宁静，城里没有，别处也没有，只有固兰有。坐在自家小院里听风声、看星星，这份静能洗净在外沾染的一切疲惫。

更重要的，想的是一种正在被接续的文脉。忠勇叔做村志，不只是在写一本书，而是在搭一座桥——让已经走出去的固兰人还能看得见故乡的模样，让后代即使在外面出生，也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这座桥，让乡愁不再是漂泊无依的叹息，而成了一种可以触摸、可以传承的力量。

所以，固兰人为什么会想家？不是因为老了，而是因为心里那个叫“固兰”的地方，从来就没有被外面的世界磨灭过。它藏在我们的血液里，藏在母亲的白发里，藏在忠勇叔的村志稿本里，藏在每一个固兰游子夜深人静时的梦境里。

今年清明离开固兰时，母亲依然送我到村口。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那里，身后还是那棵老槐树，依旧是大石桥。我没有哭，因为我知道，我还会回来——回来种菜，拍小视频，陪她说话，回来翻看忠勇叔编好的村志。

那一天，应该不远了。

随笔

# 细碎的美好

□胡金姐

春天总带着几分猴急，悄悄跌进寻常日子里，猝不及防，却又满心欢喜。

家里那位在外边溜达了一圈，回来时，手里竟举着一枝杏花。我心头一喜，连忙迎上去：“杏花要开了？”小心翼翼接过，找了个玻璃瓶，灌满清水，轻轻插好放在床头柜上，像是把一缕春光，妥帖安放在了枕边。

那枝杏花旁逸斜出，枝头上缀满了艳红的花骨朵，像极了搽了胭脂的少女，绷着粉嘟嘟的小脸，似笑非笑，仿佛下一秒就会“噗嗤”一声，绽开满枝明媚。阳光从窗棂间溜进来，轻轻落在花骨朵上，又悄悄钻进玻璃瓶里，漾开细碎的光斑。那一刻，整间屋子都亮堂起来，连空气都变得鲜活，流转的时光里，也浸满了温柔的浪漫。

原来，春天从不是山间地头的专属，它可以越过田埂、穿过街巷，悄悄跑到我的家里，在床头悄然绽放。每天清晨睁眼，第一眼便能望见这抹鲜活的红，心底就泛起阵阵暖意，所有的琐碎与疲惫，都被这一隅春景温柔抚平，满是细碎的欢喜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在小区绿化带里，意外发现了一株野草。它清清爽爽的，刚抽出几片嫩叶，那嫩嫩的叶片，恰好是三瓣的。“这不是小时候常吃的酸溜溜吗？”我心头一震，轻轻摘下一片，放进嘴里细细咀嚼，熟悉的酸味在舌尖蔓延开来，那是久违的童年滋味。我不禁狂喜，没错，就是它——酸溜溜，有人叫它小酸杏，也有人称它三叶草。这般久违的身影，竟悄悄藏在了这里，像是春天特意送来的惊喜。

我找了根树枝，小心翼翼地将它剜起，捧在手心带回了家，栽进提前备好的花盆里，又细细浇了些水。那簇纤弱的小苗，紧紧依偎在一起，怯生生地透着新绿，模样惹人怜爱。我轻轻数着叶片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……每一枚叶子，都承载着童年的回忆，熟悉又亲切，仿佛连时光都慢了下来。

原来春天从无定处，它可以是床头的一枝杏花，是花盆里的一株野草，早已悄悄在我的阳台安了家，藏在每一缕风、每一抹绿里。

野外的春天，是辽阔的，是震撼的，是漫山遍野的繁花似锦，是铺天盖地的满目新绿；而这一枝杏花、一株野草带给我的春天，是温柔的，是暖心的，是藏在寻常烟火里的小美好，是独属于我一个人的温柔与欢喜。

不必奢望太多，一枝花、一棵草，便足以安放整个春天的温暖。只要用心感受，把每一份细碎的美好都藏在心底，春便会常伴身旁，暖便会岁岁相依。

# 药箱里的光阴

□许珊

父母家的五斗橱上，并排坐着两个藤编小药箱。那是母亲多年前精心挑来的，色泽已被岁月摩挲得温润，边沿微微泛着光泽，像静坐的旧友，守着这个家。

母亲的药箱里，躺着一个天蓝的血糖仪和几板白色的药片。每日清晨，她熟练地取针、刺指，看试纸被仪器吞入，几个数字跳出来，便决定了她一天的饮食。

父亲的药箱则略显纷杂。除降压药之外，总有一盒改善脑供血的药片。他爱读书，戴着老花镜在窗前一坐就是半日。偶有晕眩袭来，他便摘下眼镜，用温水送服一粒，靠在沙发上闭目片刻。他说，这药像是给生锈的齿轮点上润滑油，或是为淤塞的河道清淤，让那股清明的水流重新淌回大脑，他才能继续在文字的疆域里漫游。

他们时常感叹，眼下这日子，是几十年前不敢想的。这“好”，很大一部分源于“心安”。父亲会回忆：“早年，一支青霉素都是金贵东西。寻常人家得了重病，大多是扛，扛不过就是命。”母亲的记忆更具体，她想起旧邻王舅爷。“多和善的一个人，硬是被几十年的老胃病拖垮了。那时哪有什么医保，那时的药，是秤上的一袋米，是孩子的一件衫，得咬着牙掂量。”

“现在好了，”父亲说到这里，声调总会扬起，“国家强了，医保也周全。我们这些老家伙，既吃得起药，也吃得上对症的药。满药店的药，看着就让人心安。这不止是方便，这是一种底气，一种能好好活到老的底气。”

于是，这小药箱便稳稳地嵌入了他们恬淡的晚年。它是一位沉默的侍卫，帮他们挡开岁月不时射来的冷箭。他们这份从容，顺着电话线，也成了我们远方儿女心头的镇定剂。

光阴如水，静静流淌。父母的小药箱，静静地放在五斗橱上。藤编的纹理里，藏着光阴的故事，也系着我们一份得以安放的、绵长的牵挂。

繁星

# 曾经年轻过

□赵永智

我们曾经年轻过
风作伙伴，梦为行囊
有过迷茫，有过莽撞
更有不肯认输的倔强
如初升朝阳，干净明亮

我们曾经年轻过
脚步踏碎霜的微凉
内心晴朗，藏不住锋芒
认准的远方，就一步步走长
一句承诺，便扛起担当

我们曾经年轻过
闯过人生万千风浪
却从未放下最初向往
纵使岁月染白鬓角又何妨？
少年心气，始终在心上